丹心永向党　闪闪的红星

金秋时节，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内，“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迎来一批批参观者。

一块青石碑静立于展柜中，碑面用楷体刻着13个大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穷人！”

展览现场，专程从四川雅安来到北京的红军后代冯锡友向围拢的参观者介绍，这块碑由他的爷爷、老红军冯元庭刻写。1935年，冯元庭在百丈关战役中负伤，转到位于宝兴县（今隶属于雅安市）夹金山下的红军医院养伤。这期间，石匠出身的冯元庭拿起了錾子……

这块碑，原是清代的一块功德碑。冯元庭和战友把碑上的旧字一点点磨掉，把新字刻了上去。红军北上后，敌人把这块碑沿底部打断推倒，当地百姓悄悄把它藏了起来。

10月，记者重走长征路采访时来到宝兴县，偶然得知冯元庭的故事。这次“遇见”，促使记者一路追寻，记录下老红军冯元庭闪光的人生足迹。



①

②

雪山见证

——“遇见”老红军冯元庭

■本报记者　潘　娣

征服雪山

“当年红军上山时根本没有路，是从荆棘和厚雪里蹚出来的。”

那天，记者跟随宝兴县委党校教师苟巧梅的脚步，重走夹金山上的“五道拐”。连日雨水把如今已被植被覆盖的路面泡得松软，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坑。这里海拔超过3000米，每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90多年前，冯元庭第一次随部队翻越夹金山时，走的就是这条路。

时间拨回到1933年。四川苍溪东溪镇，红军找到24岁的石匠冯元庭，请他帮忙刻标语。“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一凿一刻间，冯元庭渐渐看清，眼前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和其他扛枪的队伍不一样。他把心中感受和想法告诉妻子，妻子瞪大眼睛：“你要当红军？”冯元庭点点头：“红军来了，我们分得了田地，以后得拿起枪杆子保卫它。”

这一年，冯元庭成为一名红军战士。193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被提拔为排长。

1935年，红四方面军首次翻越夹金山，冯元庭所在团临危受命，担任开路先锋。夹金山垭口海拔4114米，“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然而，冯元庭和战友们凭借崇高的革命理想、顽强的战斗意志，一步步征服了这座“死亡之山”。

冯元庭曾回忆，当年他们出发不久，草鞋就被雪水浸透，后来又冻成硬邦邦的壳。到半山腰，鸡蛋大的冰雹劈头砸下，无处可躲。再往上，空气稀薄得每走一步都要大口喘气。

冯元庭的同乡杨有德，小名“牛娃子”，刚满18岁，是瞒着家里跑出来当红军的。爬到垭口附近，杨有德脸色发青，一头栽进雪里。冯元庭搂着杨有德，帮他搓胸口，一声声喊他的名字。

杨有德抓住冯元庭的手，声音微弱：“排长，我不行了。你要是能回到老家，一定去看看我父母……”说完不久，杨有德就牺牲了。

冯元庭第二次翻夹金山是1936年2月，那时他在百丈关战役中受的伤已经痊愈。因敌人围堵，部队从宝兴县折返。这个季节的夹金山“正二三，雪封山”，冯元庭排里一个12人的班，第一次翻山时牺牲了2人，这一次又有3人献出年轻的生命。

风雪中，曾受红军帮助的藏族老乡兴索强巴，主动为冯元庭和战友们带路。夜里，众人靠一盏马灯照明。翻过雪山后，冯元庭为兴索强巴取了个汉名——马红照，并把那盏马灯送给了他。

多年后，冯元庭曾辗转寻找马红照，最终得知他因给红军带路，掩埋牺牲红军遗体，被反动派杀害。马红照的儿子，一直保存着那盏马灯。

冯元庭还找到了杨有德的父母，把“牛娃子”牺牲时的情形细细讲给两位老人。他给两位老人留下一笔钱，并告诉他们，家里有困难可以随时找他，他就是他们的儿子。



20世纪70年代，冯元庭（站立者左二）给官兵讲刻碑故事。　冯锡友供图

重回雪山

“新中国成立后，冯元庭又回到了宝兴。”在位于宝兴县的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讲解员侯祎向记者介绍了冯元庭担任宝兴县县长后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多次负伤、屡立战功的冯元庭告别部队。组织安排工作时，他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艰苦的宝兴县，只因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建设这片雪山热土，守护长眠在雪山中的战友们的英灵。

上任宝兴县县长后，冯元庭先是重返夹金山。登临垭口，他“告诉”牺牲的战友：“我回来看你们了！我们的红色政权建立了！”

随后，冯元庭全身心投入到宝兴县的建设中。飞（仙关）宝（兴）公路1958年动工，他把工地当战场，和工人一起抬石头。“你是县长，又是老红军，不能干这个。”有人拦他，冯元庭急了：“我在部队当过辎重连连长，重机枪大炮都抬过，这些石头算什么。”辛苦奋战8个月后，65公里的出山路顺利打通。

路通了，冯元庭接着组织干部群众修水电站、建医院、盖学校、提高农业产量。听说农民罗崇义改良种植方法，玉米亩产比周边地区平均高出3成，他顶着烈日步行16公里去核实。走到半路，胃溃疡发作，一口血涌上来，他用手帕接住，揣进衣兜，告诉同行的人“是老毛病了”，说完继续走。后来，这种种植方法在全县推广，当地玉米产量大幅提升。

在宝兴县的20余年里，冯元庭一直住在县委招待所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房内有两张木床、一个柜子、几把椅子、一盏白炽灯。

20世纪70年代，上级拨下经费，用于改善冯元庭的居住条件。没想到，他把钱一分不剩地用在修缮县城坑洼不平的街道上。后来，地区行署为冯元庭腾出住房，家乡有关部门邀他回乡养老，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总是说：“与牺牲的战友比，我已经很幸福，很知足了。”

纪念馆展厅里，当侯祎讲完这段往事，有参观者问：“冯元庭当年修缮的路，现在还在用吗？”

“还在用，路面已经更新了几次，百姓一直记得这位老红军。”侯祎说。

归于雪山

前不久，第73集团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官兵到夹金山寻根途中，特意拜访了冯锡友，听他讲述爷爷的故事。当年，该连前身和冯元庭所在部队，同为翻越夹金山的先遣队。

“我最初难以理解他的很多决定，后来心中却充满了敬佩。”冯锡友对官兵们说。

在冯锡友的记忆里，爷爷对家里人有些“不近人情”。冯元庭在宝兴县当县长时，唯一的儿子冯永和一直在苍溪老家务农。冯元庭回老家探亲时，儿子提出想转城市户口，他摇摇头拒绝了儿子。回到宝兴，又有人劝他：“想办法把儿子调过来安排个工作，你老了也有人照顾。”他坚持道：“别人都能过，他为什么不能过？我当县长，更不能这样做。”

为了帮儿子减轻负担，冯元庭把孙子孙女接到身边抚养。靠着不多的工资，他在抚养孙子孙女之外，还资助了3个孤儿。冯锡友回忆，有一年快过年时，他们欢天喜地等着爷爷回来领着去做新衣服，但爷爷回来后却说，新衣服不做了。他给3个孤儿做了新衣服。

冯锡友不解地问：“爷爷，我们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都不肯，怎么对外人却这样大方？”

冯元庭摸着他的头，讲当年群众如何倾其所有帮助红军，甚至不惜献出生命，告诉孙子：“他们不是外人，是爷爷的亲人。”

20世纪80年代离休后，冯元庭坚持通过报纸、广播等了解国家大事。他经常到基层调研走访，为宝兴县的发展献计献策。他还走到年轻人中间，讲革命传统和红军故事。他说，这些故事要经常讲，常讲常新。

1995年夏天，冯元庭患上重病。前往医院治疗前，他执意让冯锡友带自己来到夹金山下。抵达目的地，他拄着拐杖下车，面向夹金山站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

次年1月，87岁的冯元庭去世。遵照其生前遗愿，家人将他安葬在夹金山下，与牺牲的战友们永远相伴。

这些年，冯锡友多次应邀到干部培训班、大学新生军训现场，讲述爷爷的故事。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里专门展陈着冯元庭的事迹。2023年，雅安市多部门共同推出长征精神教育读本《雪山魂》，用红色连环画的形式讲述冯元庭的故事。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夹金山隧道正式试运行，为当地群众解决了冬季出行难题。通车那天，冯锡友和家人也一起前去见证。看着来往的车流，他又想起爷爷讲述的翻越夹金山的故事，想起爷爷当年刻在青石碑上的字迹。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穷人！”他知道，这13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在漫长时光里被雪山庄严见证，并将永远被铭记。

图①：夹金山景观。　新华社发

图②：国道351线夹金山隧道出口。

制图：扈　硕

全国双拥办、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

看望慰问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

本报讯　吕智朴、单国强报道：近日，全国双拥办、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组成多个慰问组，分赴河南、湖北、安徽、陕西、江西、广西、福建、四川等地，看望慰问28位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以及今年以来病故的7位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的家属，向他们送上关怀问候。

据介绍，按照全国双拥工作年度计划和全国省（区、市）双拥办主任会议部署，全国双拥办、中国爱国拥军促进会自今年5月开始筹划此次走访慰问活动，各级地方双拥工作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走访慰问工作。

这些老红军曾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如今，不少老红军长期卧床，听力、视力明显衰退，有的难以开口说话。此次走访慰问活动，旨在走到老红军身边，看看他们的生活，听听家属的心声，让关怀更加贴近他们的需要。对于不便打扰的老红军，慰问组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看望慰问方式，通过家属了解老红军生活近况，并请家属转达关怀问候。

在安徽金寨，慰问组先后走进今年离世的红军失散人员付少荣、易承仙家中，转达对已故老红军的怀念与敬意，让家属感受到关心和慰藉。

“走访有行程，牵挂无终点。我们将不忘来时路，讲好红军故事，弘扬好伟大长征精神，立足业务工作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慰问组成员表示。

追寻长征精神　讲好老兵故事

——第四届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网络正能量基层行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岳雨彤

金秋时节，在宁夏固原一栋居民楼里，老兵沙富明迎来百岁寿辰。这一天为老人祝寿的，还有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由媒体代表和网络正能量人士等组成的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网络正能量基层行采风团成员。

近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有关部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网络正能量基层行活动在宁夏、甘肃举行，共90余人参加。活动组织采风团探访长征历史旧址和红色纪念场馆，实地调研退役军人服务站点，走访退役军人先进典型，挖掘英烈牺牲奉献、红色家风传承、退役军人建功、基层治理创新等方面的鲜活事例，深刻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创作推出相关网络正能量作品，在全社会营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和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沙富明是采风团拜访的第一位老兵。交流中，得知采风团一名成员的父亲也来自原铁道兵部队，老人难掩激动。1946年入伍的沙富明，曾作为铁道兵部队的一员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忆及往事，老人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在那个年代做了该做的事”。

在固原将台堡镇明荣村，一处“老班长心连心警务室”吸引了采风团成员的目光。警务室负责人谢占军曾服役13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老班长”，警务室也因此得名。

“老兵退役不褪色，军营情怀到警营。”退役后，谢占军扎根基层一线，保持军人作风，用心服务群众，为乡亲们化解了不少矛盾纠纷。同时，他还在警务室设置“爱心账簿”，牵头组织各方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

“很多优秀退役军人在‘军旅延长线’上继续奔跑，本色不改、初心依旧。他们不常被看见，但一直在发光，脚踏实地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新长征。”一位采风团成员感慨。

与往届相比，本届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网络正能量基层行活动最大的特色，在于突出弘扬和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在甘肃会宁红堡子村，了解村民宋俊荣家老屋缺失的半扇门板和屋中那张老木桌背后的故事，采风团成员深深动容。

1936年10月，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会宁县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接受西渡黄河造船任务后，连夜率部向郭城驿镇红堡子村、大芦子村开进，隐蔽在两村之间的树林和窑洞中赶造船只。村民纷纷把自家稀罕的木材捐给红军，有的甚至拿出给老人准备的棺木。宋俊荣先辈捐出的那半扇门板被用作保障红军伤员的担架，后被带往渡河前线。为方便红军使用作战地图，村民们筹集了4张桌子。宋家这张木桌明显比其他3张要高，大家就把桌腿锯下一截，这样4张桌子一并，就成了临时办公桌。

宋俊荣告诉记者，这么多年过去，家里几代人接力讲述这段故事，守护这段军民同心的历史。

循着足迹踏访，伴着见闻深思。“此行，不只是追寻红军胜利的足迹、记录一路的所见所感，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我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采风团成员纷纷表示，他们将依托自媒体平台在网络上做好正向引导和正能量传播，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尊重关爱退役军人贡献力量。

老兵影像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开展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参训退役士兵掌握一技之长。　韩　强摄

再回“东极”迎朝阳

■胡世宗

讲述·老兵心路

晨光穿透天际，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伴着朝阳缓缓升起，在陆军某旅东极哨所上空迎风飘扬。

那一刻，站在旗杆下的我难抑激动，心中鼓荡着歌曲《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旋律：“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太阳把光热洒给万里山河。我持枪向太阳致以军礼，请它也带上我的光我的热……”

这首歌原是我多年前创作的一首小诗，后来被谱成歌曲，在东北边防官兵中广为流传。

记得那是1980年盛夏，时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干事的我，与几名战友来到祖国最东端的哨所，与执勤哨兵一起静待日出。当太阳从地平线升起，阳光一下子“扑”到我和哨兵身上，随后洒向祖国辽阔美丽的大地，我瞬间产生灵感：是守卫在东北边防线上的官兵，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

于是，我落笔成文，写下了这首诗。

40余年岁月悠悠，《我把太阳迎进祖国》承载着军人的忠诚担当，也寄托着我始终如一的军旅情怀。作品诞生的东北边防，成为我毕生牵挂的地方。这些年，我先后10多次重返东北边防。前不久，我再次收到陆军某旅东极哨所官兵的邀请，走到他们身边讲述自己的经历，和他们一起“升国旗、迎朝阳”。

每一次回到这里，我都被官兵保卫祖国的赤诚所打动。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哨所，听闻排长李吉明兢兢业业戍守边防3年，一次次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没休过一次完整的假期。

哨所老兵、文艺骨干程云鹏服役13年，离队前精心准备了一场“难忘军旅音乐会”。“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耸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演唱《我把太阳迎进祖国》时，他流下了眼泪。他对边防的情、对哨所的爱，就像太阳发出的光芒那样炽热。

再次回到这里，我这名有着多年军旅经历的老兵，像回到“家”一样。在东极哨所的哨塔下，我和年轻的战友们坐在小马扎上，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分享会。围绕忠于祖国、甘于奉献等话题，大家进行了充分交流。

这次前来，我还特意带上亲手写的书法条幅，赠给东极哨所的官兵。“东极哨所立国门，走过几代守门人，传承边防英雄志，卫护山河万世春。”寥寥数语，寄托着我作为一名老兵，对这个曾2次荣立集体一等功、10次荣立集体二等功的荣誉集体的深情祝愿。

面对热情的官兵，我还在现场铺开的宣纸上，写下“永不止步”四个大字，官兵用响亮的掌声给我以回应。歌声不息、步履不停，东极边防战友们将继续带着自己的光与热，为祖国迎接初升的朝阳。